

演员吴彦姝

# 「热爱」，是最好的答案

任姗姗

## 足音

“真有一天，你不会阅读了，不认识路了，就让我做你的眼睛和腿脚。”电影《妈妈！》中，84岁的演员吴彦姝与奚美娟搭档，诠释相濡以沫的母女情深。面对女儿确诊阿尔茨海默病的噩耗，“妈妈”冷静而坚强，这一幕让许多观众为之落泪。

凭借对“妈妈”蒋玉芝的塑造，吴彦姝斩获第十二届北京国际电影节“天坛奖”最佳女主角奖。当颁奖嘉宾念出“吴彦姝”的名字时，全场响起持久热烈的掌声。

在许多人信奉“出名要趁早”的今天，吴彦姝的名气似乎来得晚了些。79岁，她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配角奖，那是她人生第一座国家级奖杯。

近10年，吴彦姝在40余部影视作品中接连登场；近两三年，更近乎“爆发式”地投入角色创作。从电影《相爱相亲》到电视剧《流金岁月》，从电影《穿过寒冬拥抱你》到电视剧《心居》，吴彦姝塑造了诸多母亲、奶奶、姥姥的角色，她们命运不同、性情各异。但不论戏份多少、角色大小，她总能凭借对人物的精准演绎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，也令很多观众好奇：她拥有怎样的艺术人生？

吴彦姝说：“我是话剧舞台培养起来的演员。”她在21岁时出演人生第一部电影《流水欢歌》，并第一次担纲女主角。1958年她加入山西人民话剧院，直至退休。她念念不忘在话剧《刘胡兰》中饰演“刘胡兰”的高光时刻。1965年3月19日，该剧作为“华北地区话剧、歌剧观摩演出会”的节目之一，在人民大会堂演出。57年过去了，这个场景一直鲜活地保存在吴彦姝的脑海里。

“第一次到北京演出，就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，那真是莫大的荣誉！”回忆的话语里，激动之情难以言表。“最后一幕演完，听说总理要上台接见大家，大伙儿赶紧排好队。我个子小，并不起眼。没想到，总理走上台，第一个与我握了手。”不知不觉，泪水模糊了她的双眼。周总理与演员们的合影刊登在1965年3月21日的《人民日报》上。退休前，吴彦姝专门去话剧团图书馆翻拍了这张照片，珍藏在手机里。那是一生的鼓舞。

年过七旬，吴彦姝返回荧屏与大银幕。在话剧舞台演了一辈子的主角，晚年常给晚辈当“绿叶”，吴彦姝心里豁达：“以前很多人给我当配角，我也该给别人当配角了。”她喜欢向同行特别是年轻人学习。因为是话剧演员出身，担心自己无意中带有舞台腔，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讲对白的逻辑重音，“他们的表演是适应现代观众审美的”。

时代变了，但是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没有变，比如，尊重生活源头，严谨刻画人物。“妈妈”的遭遇让她想起，一个同事在得知阿尔茨海默病后，增加了给她打电话的频率。电话里，同事说：“吴彦姝，我没有事，只是给你打个电话，也许，就没有下次了。”回忆至此，吴彦姝哽咽了。心酸的记忆和深刻的共情，被带入角色塑造中。

《妈妈！》中有一场戏，犯病的女儿着急进屋，老妈妈慌慌张张却怎么也找不到房门钥匙。按照剧本，只需要妈妈有一个敲破玻璃窗的动作就好。没想到，当时已83岁高龄的吴彦姝敲碎玻璃窗，两只胳膊撑住阳台，从碎玻璃缝里爬进了屋。仰仗着长期打篮球打下的基础，她干净利落地完成了这一系列动作，在场所有人却都捏了一把汗。

在拍摄现场，她往往是年龄最大、辈分最高的一位，却从不愿意做那个被照顾的人。还有一场戏，在离岸数米远的海中，吴彦姝和奚美娟需要在相互搀扶中完成一系列演出。众人担心她在沙滩和潮水里步履不方便，提出搭把手。吴彦姝轻轻摆手拒绝，大家还在劝说，她干脆三步并作两步自行往海里走去，意思非常明确：不需要任何人帮助。对待路演和采访，她也是毫不含糊。收到记者的采访提纲时，已是晚上9点，她连夜整理思路，密密麻麻做标注，充分表现出一个老艺术家的敬业与认真。

吴彦姝饰演的许多角色是姥姥、奶奶，怎么能做到“千人千面”，让观众总有新鲜感？在本该颐养天年的年纪，是什么让她保持旺盛的创造力？“怀着对角色的敬畏和热爱，由心而生地表演。”面对一个接一个问题，她说。



吴彦姝近照。

吴彦姝供图

## 杭州黄龙越剧团——

# 34年坚持在基层演出

本报记者 顾春

### 核心阅读

剧团演出以公益为主，逢年过节，剧团还会编排国庆大戏、新春大戏，观众特别踊跃，从舞台下一直挤到小广场尽头的圆洞门口。

演员每天都有上台的机会，而且都是主角，每位演员每次起码要准备15台折子戏。这一点，非常吸引刚毕业的年轻人。

### 开栏的话

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。广大文艺工作者以人民为中心，长期坚持在基层演出，打通“文化惠民”最后一公里，为人民提供丰富美好的精神食粮。从今日起，本版开设栏目“艺近人和”，聚焦基层文艺实践，书写各地文艺院团和文艺工作者扎根基层、服务人民的动人故事。

吃完早饭，家住杭州丁桥的王大伯拿上午餐盒，出门上了公交车。换乘两趟车后，在黄龙洞景区下车，步行到圆缘大舞台。几位天天见面的老友打趣：“老王，你今天迟到了5分钟！”

他们都是黄龙越剧团的“铁粉”，无论风霜雨雪、寒冬酷暑，每天自带午饭，在这里一泡一整天。

黄龙洞是杭城戏迷最喜欢的景点之一，唱戏的演员均来自黄龙越剧团，每年演出1000多场次，观众达五六百万人次。50多台折子戏、10多台全本大戏，让观众过足戏瘾。

剧团演出以公益为主。为照顾老戏迷，凡是70岁以上老人以及残疾人，一律免费。平常凭杭州身份证，一季20元。逢年过节，剧团还会编排国庆大戏、新春大戏，观众特别踊跃，从舞台下一直挤到小广场尽头的圆洞门口。

一个基层剧团，为何有这么强的生命力？

## 坚持30多年，成为一个“传奇”

虽是基层剧团，黄龙越剧团可不是“草台班子”，每个演员都是科班出身，两人曾获戏剧“梅花奖”。剧团现有34人，22位演员中有9位二级演员、两位一级演员、一位国家级舞美大师。每天5场折子戏，他们已经坚持了30多年。

黄龙洞景区很美。沿山而建的古典园林，参天古木绿影婆娑，“黄龙吐翠”1984年被评为“新西湖十景”。但相较而言，社会知名度小，游客一直不多。黄龙越剧团老团长朱燕燕当时是黄龙洞管理处副主任。她思考，能不能办一个越剧团，用专业表演吸引游客？

1988年6月，朱燕燕从临安文化馆招了10名年轻演员，办起杭州黄龙越剧团。初建时，剧团没有编制，也没有经费，一年后，演员纷纷离开。为了把剧团办下去，相关管理部门给了优惠政策：给演员事业编制，演职人员能评职称，能外出演出和参加比赛。事业编制，稳定了人心；差额拨款，排戏之外还得自主创收；每天演出，工作量比普通国有越剧团大不少。

一个特殊的基层剧团就此诞生。

孙建红是第一代演员，现在是黄龙越剧团的当家人。她是杭州人，从小在市艺校学越剧。毕业后，原本已经考进一家国有剧团，听说黄龙越剧团组建后，就毅然跳槽。为啥决心这么大？“黄龙越剧团最吸引人的，是每天都有



《烛光在前》剧照。常州市锡剧院供图

# 艺坛

演出机会，天天唱自己喜欢的流派，台下有戏迷。对演员来说，舞台就是生命。”孙建红说。黄龙越剧团最早的舞台是一个小八角亭，十二三平方米，只能站两三人，中间竖一块屏风，方便演员中场换衣。

孙建红记得，当时没有任何配套设施。没有话筒，天天扯着嗓子唱；演出服太贵，自己去买泡泡纱等布料，比着演出服的样子裁剪；每天照样勤快练功，地点是亭前一小块嵌石子地，穿着底子软一点的鞋踩上去，脚特别疼。

演得认真，看得入迷。就着这样简陋的条件，黄龙越剧团撑了起来，有了第一批忠实观众。为了提高表演水平，团里的6位主要演员都拜了名师：范瑞娟、傅全香、徐玉兰、王文娟、毕春芳、戚雅仙……几位名师也非常认真，住在杭州，仔细观察弟子在舞台上的唱腔吐字、身段台步等细节，一点点拨指导。

那是黄龙越剧团的黄金岁月。一批优秀的年轻演员成长起来，排出一出出大戏，剧团走出景区，在全国都有名气。2000年，范派小生孟科娟荣获第十七届中国戏剧梅花奖；2004年，戚派花旦、入选“越剧新十姐妹”的王杭娟获第二十一届中国戏剧梅花奖……拥有两个“梅花奖”演员，这在全国基层剧团中都很罕见，黄龙越剧团成为一个“传奇”。

## 青春绽放舞台，人人都是主角

在黄龙越剧团，演员每天都有上台的机会，而且都是主角。天天演一样的，自己疲惫，观众也腻味，必须轮番演新戏。因此，每位演员每次起码要准备15台折子戏。全团演员都知道团里一句话：不能在舞台上浪费青春、浪费艺术。

这一点，非常吸引刚毕业的年轻人：在不少大院团，很多青年演员可能大多数时候都是演配角、跑龙套，难得唱一回主角。但在这里，只要技术过硬，就能当主角！

“刚开始上台，内心确实在打鼓。舞台离观众这么近，一招一式、细微表情，底下观众看得清清楚楚。万一不满意，被轰下台怎么办？”演员王静艺笑着说。

每个演员都是这样走过来的。每天5场折子戏，演出了感觉，也演出了胆气。年纪最小的周伊雯，现在也是资深演员了。“就靠这样天天唱、天天练，专业才进步快。刚出学校，演出靠模仿，带不了感情。到了剧团，老师教，同事帮，自己学，慢慢揣摩人物性格特点，想象此情此景。角色理解深了，演起来才生动。”



▲黄龙越剧团演出剧照。黄龙越剧团供图。▼观众正在观看黄龙越剧团演出。左图、下图均为章勇清摄。

折子戏能演主角，排大戏也一样。“我们能演十几台大戏。前些年，每个月要演3场大戏，每年把十几台大戏都演一遍。”孙建红说，唱主角和唱配角，舞台实践完全不同，压力不一样，磨练不一样。

“一名演员，如果一年没演几场大戏的话，上台都可能心虚。而我们团不一样，每个演员都敢唱敢演。”孙建红非常自豪，“人家总觉得黄龙越剧团就在景区里面演，会不会是‘草台班子’？但只要艺术过硬，只要有一次展演的机会，就会让人刮目相看。”

1983年出生的蔡婕，已经是黄龙越剧团的新“台柱子”。她是浙江省艺校越剧班的学生，在校时表现优秀，毕业大戏担任了两个主演。刚毕业那会儿去了另一家国有越剧团，年轻人干劲足，但剧团演出场次不多，让她心头失落。朱燕燕把蔡婕“挖”了过来。

蔡婕很幸运。一过来，就遇到杭州恢复杭剧的机遇。当时杭剧已经失传四五十多年。搞教学的老艺人没有一个还在剧团。2008年，杭州市给黄龙越剧团又挂了一块黄龙杭剧团的牌子，让她们抢救这个濒危剧种。

蔡婕是杭州人，唱杭州话的杭剧，有天然优势。偶尔，她们试着推出杭剧专场，就有杭州人赶过来观看，都是老人家。他们感慨，这都是小时候看过的戏文。杭剧《苏小小》获得杭州市新剧目汇演优秀剧目奖，蔡婕也获得了演员一等奖。之后，她评上国家一级演员。

现在的黄龙越剧团，已经有了90多平方米的大戏台，观众席可容纳上千人，两边还盖

起了古色古香的观戏茶楼。戏台近，演员一招一式看得清清楚楚；环境好，参天古树掩映出幽静环境。在这里看戏，别具趣味。

王静艺至今记得2008年的那场“雪地演出”。那年冬天，杭州突然下了很大一场雪，道路积雪难走。因为突如其来，剧团没有提前通知取消演出。一大早，演员到团时发现，这样的天气，已经有“铁粉”在候场了。

只要有一位观众，就得演！演员按时上台，演出服很薄，手指冻得生痛。台下的观众年纪都大了，一直坐在雪地里看，热情鼓掌。观众席在树林中，头顶积雪不时簌簌落下，观众却越聚越多，演员们都感动得红了眼眶。

今夏的杭州特别热，共有50多天高温天气。舞台上就一台电风扇，吹出来的都是热风，《梁祝》《追鱼》……演员们准时开演，一丝不苟，从不敢懈怠。

景因戏兴，戏驻景中。杭州黄龙越剧团创办至今，已走过34个年头，探索出一条文化与旅游结合、共生双赢的可持续发展之路，给基层剧团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。

版式设计：赵德汝

# “寻我们将来永远的幸福”

## ——观锡剧《烛光在前》

武丹丹

意。“那王家李家，披着妈妈浆洗的衣裳；钱家赵家，穿着妈妈手绣的鞋鞋；典当铺掌柜的见着我，提醒该把棉被赎回去过冬了……”我想好了，他们去走爹爹的路了，就让我来走妈妈的路吧。”她不能走，不能将一家重担都丢给母亲。西屏的选择，很坚定，也很痛苦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母亲的辛付出以及她对女儿的影响。

与唯一的儿子张一阳诀别，发生在第三折“掷衣”。张一阳一路奔上，催刘思猛快开船，陆静华找来了，张一阳赶忙藏起来，告诉刘思猛自己“铁了心要去延安，你别告诉妈妈我在”。于是出现了戏曲很擅长表现的两人同一空间的“寻找”。小小的一艘船，母亲“战兢兢不敢细探看”，儿子“惊颤颤直爪不敢伸”，两个人“呼吸相闻咫尺近”，然而“再相逢，再相逢不知哪一春”。女主角孙薇的这段表演非常精彩，跳进跳出，浑然天成。张一阳走后，陆静华喃喃自语：“不能不尝一点离别的苦，去换那种幸福……”这正是张太雷家书中的话。太雷家书，始终是支撑陆静华的精神力量。

最后一折“烛光”则是夫妻的告别。张太雷存世的家书唯一一封，家书写道：“寻我们将来永远的幸福，这是一件何等快乐的事呵。”编剧

罗周巧妙拆解信中细节，化入戏里，变成张太雷与陆静华的对话内容。剧中，通过张太雷的眼睛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这个贫寒萧索的家：床上薄被烂絮、空空的米缸、菜罩下咸菜萝卜长随……但张太雷还是要走，他为妻子讲了瞿秋白母亲的故事，自己“与秋白在外做的事，就是要让天下再无饥饿的孩子，再无辍学的少年，再无绝望的母亲，再无他妈妈那样的惨剧”。陆静华感同身受，完全理解了丈夫的选择。

该剧的另一个亮点是面对苦难的态度与书写苦难的方式。陆静华的人生无疑是艰难的，但在罗周看来，正因为足够苦难，书写时才一定要用更节制的方式去完成，不能轻易放纵泪水，否则会稀释了戏剧张力。因此，所有情节都在剧作家笔下得到充分经营、有效铺排与释放。戏中的陆静华在底层生活里熬着，饱经风霜，依然有着强大而坚韧的内心。她一生没有什么惊天壮举，但她就像无声的力量，支持着丈夫前行的脚步、儿女们奔赴革命的身影。

烛光在前，昭示着希望，守护那份光亮的，是可敬的妻子和坚强的母亲。

（作者为《剧本》杂志副主编）